



心憤全集

和16
928
3





普天忠憤全集卷之三 章奏門

漢軍寶 璋莪臣

大倉鮑文蔚貫參

曲阜魯陽生孔氏編定

蒲圻覃廷楨蔭堂分校

夔州程正學文先參校

黃岡林郁鈞可廷

蒲圻鄧人梓樹梧

呈請彭雪琴宮保代奏疏

嘉興吳昌言穎函

法夷犯順以來狃於馬江一戰眇視中朝無將才矣乃基隆之役三戰三北臺灣之圍
 屢攻屢敗疊敗於宣光連挫於鎮海近復諒山失據東京之逆談難張敵首傷亡西粵
 之克鋒莫逞增兵非易籌餉實難遂藉稅務司赫君德以排解俯首行成并假副稅務
 司金登幹以調停降心納款我 朝包荒量廣許以議和定於三月朔日罷兵但所議
 和約竊意法夷當此窮蹙急切請和在我 朝稱物平施不肯佔其利益必須另立新
 款共示公平不意竟去年李傅相與福祿諾在津門所議五款依舊舉行徒以不索賠
 補遂欣然樂從意誰東國鈞而竟出此哉夫法夷之擾東京衅端開自法夷曲直昭然
 於國本無索賠之理然補以兵費張羅祇急於目前行此五款禍害即貽於日後今將
 五款流弊分析言之如第一款云中國南界毘連北圻法國約明無論遇何機會或有
 他人侵犯情事均應保護所謂南界者閩粵滇黔也若藉法夷保護屯兵築壘中朝豈
 能禁止苟非屯兵築壘何以禦他人之侵犯理固然也因此乘機起衅而中法兵端竟



無休息矣且我朝堂堂大國南界諸省糧足兵精何藉法人為保護哉從此鴟張跋扈更有甚於今者矣此流弊一也第二款云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以實據不虞有侵佔滋擾之事中國約明將所駐北圻各防營即行調回邊界並於法越已定未定各條均置不理夫中國南界法夷之窺伺久矣既藉其保護雖有實據不虞有侵佔滋擾之事惟法夷狡然思逞日以侵掠為事素與法國向無干涉者尚且蠶食鯨吞况許以南界駐兵倘或釁起崇朝利圖速畧恐不虞有侵佔者居然侵佔矣不虞有滋擾者公然滋擾矣夫羊成性而况於要盟乎至於法越已定未定各條中國均置不理斯言也無理甚矣夫南越係中國藩服照萬國公法凡有軍國大政均須稟請中國簡派欽使代為辦理所謂君在臣不敢自尊也今已定未定各條約均置不理然則越南今而後非中國附庸耶既非中國附庸則法夷顯將越南割據矣其流弊二也第三款言法國既感咨商之意並敬李大臣力顧全局之誠情願不向索償賠補中國亦宜許以相連越南北圻之邊界所有法越與內地貨物聽憑運銷日後遣使臣議定稅務必須格外和衷期於法國商務極為有益此更不能行者夫今日議和乃法人之行成也不索賠補又無可賠補之理也安得謂法國感中國咨商之意並敬李大臣力顧全局之誠不索賠補况自己情願不索賠補又安得謂中國亦宜許越南北圻邊界通商哉既許以在北圻邊界通商將來滇粵一帶皆可設立口岸以為銷售貨物之埠頭矣又云日後

遣使臣酌議稅則務於法國商務極為有益試問益者何在甚極者何止法人之為是條約者欲奪英國之利權耳中外商務莫大於英而英商之來中華均過關納稅今若許以法越及內地貨物聽憑運銷又遣使臣酌議稅則將來沿海一帶法人所運貨物不肯納稅即議稅則亦必照中國所訂各國稅則概從末減方與法夷商務極為有益若不輕減法夷必執和約為辭若輕減各國必援以為例况各國和約皆有註明無論何國立約如於商務有益各國皆得一體同沾果爾則中朝稅務日絀不特此也中朝稅則與法夷有益則天下貨物盡趨海道由海道而達北窻由北窻而至滇粵將見天下商利皆法夷壟斷獨登斯時也不特中朝稅務日絀即各國商務日衰天下於多故矣其步法夷後塵者接踵而至矣此流弊三也第四款云法越將來議改條款決不稱入傷得中國威望體面字樣並將以前所立條款開列廢除夫越南係中國藩服法人竟視同自主之邦竟圖佔據即將來法越通商議改條款越廷亦須申明中朝始能定奪且我朝交鄰有道仁至義盡威望冠夫海邦體面大於天壤法夷更何從傷得耶觀其所云既感中國咨商之意並敬李大臣力顧全局之誠則不傷得已傷得矣所謂咨商者請和之意也此次議和乃中朝請成於法夷感之也所謂力顧者必有不能顧而後力顧也不傷得而何若以前所立開列廢除東京條款此則理宜銷廢者可不待言矣第五款言此約既經彼此簽押兩國即派全權大臣限三月後悉照以上

所定各節會議詳細條款此約繕寫中法文各兩分在天津簽押蓋印執一分為據按
公法通例以法文為正考萬國公法及中朝與各國所立和約俱以華文為正且法人
性情叵測恐有刪改條款塗鴉字句如去年所定諒山退兵之期法夷擅將時日塗改
以此齟齬互相爭執今立條款可不慎乎然五款而論何款非法人佔據便宜何款非
中朝深受流弊論者不得謂之和約直可謂之勒約不意當軸者竟為法夷勒而甘立
此約也嗟夫力顧全局者果如是耶雖然草茅下士何敢上議 朝章惟是萬目時艱
關心國事當此中法議和實不敢不即管窺所及者冒昧直陳亦未始不足上助高深
於萬一也謹呈 宮保鈞鑒可否據情入 告之處仍候 鈞裁

劾疆臣跋扈疏

甘肅安維峻曉峰

奏為疆臣跋扈戲侮 朝廷請明正典刑以尊 主權而平眾怒恭摺仰祈 聖鑒事
竊李鴻章平日挾外洋以自重當今倭賊犯順自恐寄頓倭國之私財付之東流其不
欲戰固係隱情及 詔旨嚴切一意主戰大拂李鴻章之心於是倒行逆施接濟倭賊
煤米軍火日夜望倭賊之來以實其言而於我軍前敵糧餉火器則有意勒指之有言
戰者動遭呵斥聞敗則喜聞勝則怒准軍將領望風希旨未見賊先退避偶遇賊即驚
潰李鴻章之喪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屢言之臣不復贅陳惟業志趨衛汝貴均以革職
拿問之人藏匿天津以節署為遁逃數人言嘖嘖恐非無因而於拿問之丁汝昌竟敢

代為乞 恩並謂美國人有霧氣者必須丁汝昌駕馭此等怪誕不經之說竟敢直陳
於 君父之前是以 朝廷為兒戲也而樞臣中竟無人敢為爭論者良由樞臣暮氣
已深過勞則神昏如在雲霧之中霧氣之說入而俱化故不覺其非耳張蔭恒邵友濂
為全權大臣尚未明奉 諭旨在樞臣亦明知和議之舉不可對人言既不能以生死
爭復不能以利害爭只得為掩耳盜鈴之事而不知通國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賊與邵
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鴻章之子李經芳為全權大臣尚復成何國體李經芳乃倭逆
之婿以張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適中倭之計倭賊之議和
誘我也彼既外強中乾我不能激勵將士決計一戰而乃俯首聽命於倭賊然則此舉
非議和也直納款耳不但誤國而且賣國中外臣民無不切齒痛恨欲食李鴻章之肉
而又謂和議出自 皇太后太監李連英寔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談臣未敢深信何者
皇太后既歸政 皇上若仍遇事牽制將何以對 祖宗下對天下臣民至李連
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屬實律以 祖宗法制李連英豈復可容惟是 朝廷
受李鴻章煽唱不及詳審而樞臣中或係私黨甘心左袒或恐李鴻章反叛姑事調停
而不知李鴻章久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直不能反彼之准軍將領類皆貪利小人絕
無仗倆其士卒橫被剋扣皆已離心離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李鴻章有餘此其
不能反之實在情形也若能反則早反矣既不能反而猶事事挾制 朝廷抗違 諭

旨被其心目中不復知有我 皇上並不復知有我 皇太后故敢以霧氣之說戲侮之也臣實恥之臣實痛之惟冀 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鴻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將士有不奮興倭賊有不破滅者即請斬臣以正其妄言之罪 祖宗鑒臨臣寔不懼用是披肝胆冒斧鑕痛哭直陳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呈請都察院代奏富強十策疏

長甯張羅澄明遠

為敬陳管見懇賜核准予代奏事竊自海氛不靖各處徵兵籌餉規畫不為不詳而乃時事日非動多意外之變軫念時艱杞憂殊切用是渺慮登心得富強十策前七策則豫備於平日後三策取辦於目前樸實說理不尚浮文請為縷晰陳之一則練團勇以固邦本也其法限以百家為一團以二家為團首以九十二家分上上戶上中戶中上戶中中戶中下戶下戶六等編冊餘六家各出正平一人每月按派制錢上上戶四家各出錢七百元上中戶六家各出錢五百元中上戶二十家各出錢二百元中中戶二十家各出錢七十元中下戶二十家各出錢四十元下下戶二十二家不派分文留作羨卒別為一等五等共派出錢十千元餘六家雖豈亦不出錢只共出卒六人每月扣留四卒聽其作業止送二卒到邑操練滿月更代輪流送操只一春而六卒皆得操一月四時以次遞操一年每卒皆得操四月以小縣計之可得一百團每團月操二卒邑中常有二百卒聚操延二教習以八成操鎗炮以二成操刀矛秋大閱齊集每團六卒

共六百人會操三日定其優劣每卒赴操日給口食一百文二卒月用六千元每團月派錢十千元除六千元外又除二千元作團經費及教習工價秋閱三日另給口食外寔存錢二十每團年終共存錢二十四千元小縣百團總計存錢二百四十千元此核算中縣可得一百五十團每月操練三百人秋閱大操九百人大縣可得二百團每月操練四百人秋閱大操一千二百人均照前每月送操二卒之法如正卒三操不合者即拔羨卒易之有死傷老病者亦拔羨卒補之而中縣大縣所派團錢亦准小縣支收年終繳官存局儲為餉需如樂土匪邑有練卒可恃或眾寡不敵乞隣邑合師便是大隊及瓜而住正羨可以相代設或遠征則調發正卒幾人仍由本團出所調卒月給之費而餉源源不絕矣若鉅富之家其產業多有散在他國者更用上著之法本團立一戶名他團視產實之寡另立一戶而賃住租佃之家仍照六等編戶方免貧富不均之患如此行之平明訓練不厭其多有事徵發不嫌其少散之為農聚之為兵正羨代便無招募之煩而數不缺團戶給食無糜餉之虞而粟不匱况兵貴精不貴多兵少食寡方能久行每團除羨卒二十二人不算只正卒六人小縣已得六百人每省練卒不下二十萬人統計各行省可得四五百萬人皆精練可用之兵而無籌餉艱難之病自畿輔以迄遠甸隨地皆兵隨地皆餉此即成周制賦之法七家一卒而變通之者也酌古准今足食足兵之政在是矣一則煥綠營以省糜費也綠營為 祖宗成法裁之固

不易言減之亦難就緒若留之則虛耗有益之費而徒養無用之人擬就州縣各團練
卒撥歸營主管帶查軍冊人數多寡即以練卒補充仍每月更代由團給食不再給發
軍餉而綠營應發之餉一概截存藩庫則綠營無需重餉而綠營却有勁兵平時訓練
團卒即是綠營一旦遠征練軍仍是團卒此三代治賦即所以治兵之遺意也一則儲
餉需以備匱乏也近來民困商窮籌餉固非易事惟查南漕自前督臣曾國藩清漕後
定規每漕一石地方官取錢一千文聞各處優缺官之所入每年有三三萬三四萬竟
有至五六萬金者請飭督撫認真清查優缺酌提四五成充餉又查田房契稅例止三
分今州縣浮收至五六分或七八分者請飭督撫嚴檄州縣只准照例三分入官而向
來浮收若干一概截作軍餉年終委員傳集紳數人會同核算使無侵蝕此則陋規
之可提者也又僧道叢林不計外凡一切禪林寺院及各省會館如禹王宮南華宮之
屬富者極多神會演劇輒揮鉅金亦可確查明白勸捐四成充餉如收租穀百石則捐
四十石收百金則捐四十金之類此則濫費之可取者也又每屠宰猪一隻納錢一百
文割肉者每斤多出錢一文前督臣丁寶楨曾奏明辦理設三費局收支為辦命盜案
件之費故四川近來命盜案無地鄰派費之累每年所收除支用外現各州縣均存有
鉅款清飭各直省照此辦理仍以一半為民間命盜之費而一半作餉積寸累珠取
之無盡仰或屠宰一猪再酌加百文亦不為苛此則肉釐之可增者也增肉厘則每省

年約積百數十萬金取濫費則每省年約積數十萬金提隨規則如四川廣東浙江三
省年約積百餘萬金而各省當亦可積鉅款分而計之各州縣每團所繳存團錢及此
漕米契稅肉厘三項之所積仍歸州縣一律設局儲存發交鹽茶商當舖一分行利次
年利復加息如此行之五年後州縣公局皆成巨富即可稍撥利息以養練卒而團戶
月派練卒之錢酌減一半行之十年公局可以贍給練卒不勞團戶再出月費矣十年
之間海內殷富一旦有事各地皆有鉅餉而綠營既換練卒則截存藩庫之餉亦綽綽
然有餘裕矣一則選團卒以省招募也團練既立遇有邊警即飭州縣挑選團卒幾成
如抽丁之法則訓練素精而又無中道逃亡之弊但須南北分軍就近徵調不獨水土
相習言語相通已也蓋近則軍費可省道里能詳士卒無遠涉之勞即師旅無疲弊之
慮矣一則厚餉稽以作士氣也月給口糧三四兩而又多方剋扣欲買軍心咸樂效死
也難矣團卒既練州縣及藩庫皆存鉅款不須另籌可加餉至七八兩使士卒得以養
其身而贍其家每日認真操練每月朔望訓以親上死長之義而臨陣又設重賞以勸
之立嚴罰以警之必誠必信莫之或欺若或受傷則養之也宜厚陣亡則卹之也宜豐
即於本團局照章重給士卒各有天良自然勇往直前矣
一則興考試以飭武備也近來戰陣不用弓矢則武科宜改鎗炮技取即儲為將領營
弁之用方能藉收寔效然技取猶隘也今日各州縣書院皆為具文不知將各書院一

律裁撤改為武備學堂各州縣仍如考書院之法春間以鎗炮開考收錄或一百名八十名不等入選者給予鎗炮令歸自習每月考課一次厚其獎賞即未列收錄者亦准同考優取者同給獎賞無異此風一倡人知鎗炮之可得功名也即詩禮之家亦將操習上以是求下以是應行之數年不必論每團月練之卒即此一連天下皆成勁旅倘招募成軍便百倍於烏合之眾查泰西各國選將練兵皆出學校武備一院選聰穎子弟讀書十數年再令入伍習練雖王子之貴皆視為急務凡一隸營籍庫以為榮如中國入學補廩之類即年滿告退亦有半餉以贍其老所以能使之畢盡其力而樂於効死也中國雖不能專行其法然外侮迭侵苟欲自強正宜量為變通不右文而輕武使天下靡然從風則積弱可振一則修鐵路以裕財源也言鐵路利害者各半從前左宗堂彭玉麟二大臣即便相持不下然有治法又有治人則鐵路亦甚無害况今強敵壓境帑項空虛鐵路修成凡運兵運餉運漕國家歲省者以億萬計而裝載取貨無論矣但疊次議修而幹路枝路道遠費鉅官辦商辦訖無成功不如大量地面路界既定分段開辦路所經過州縣即飭州縣為民倡首約百姓各人地土各人修築即有地土而無力者亦可集資為之路成永為百姓子孫之利各州縣同日興工不及二年定可藏事只渡河錢橋工用浩大須歸官辦如此則不買地不籌款又不需時甚易事也預先明定章程如兵餉漕運之類百姓報效不取分文餘悉聽民獲利則無有不樂於從事

者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何必官辦商辦欲攬其利權而致歷久無成耶

一則精營制以壯軍心也近來地營之法可以避彈丸而擊人則不便不如改用地濠隔四五尺鑿一溝兵勇藏於中其隊散而起伏較便抑或築土塼數層外層厚一丈五六尺內隔空七八尺又築一層厚只數尺以次遞進多築幾層縱外層擊毀彈力不能再破二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甲申越南之役提督馮子才蘇元春曾築土塼建功邊塞正可倣而行之而臨陣避彈之法以精銳百鍊作牌製造須可張可歛每隊添用持牌長夫二人出隊長夫持牌在前士卒持鎗冀身於後散之則分道進攻聚之則列牌成壘士卒有牌自蔽自然一鼓作氣大胆向前敵鎗縱能及遠我軍前進數十步便可與對決勝負縱錢牌久擊亦燬然士卒心有所恃其氣自壯抑或用濕綿絮撐持在前以蔽鎗彈均可以振我軍心不致風聞胆落能退而不能進矣

一則造木筏以輔錢甲也戰艦不足可用二三尺大之木用錢索編成木筏每筏載大砲二尊募熟諳水性習慣風濤者登筏操習每錢甲舟尾拖拽木筏二三條或四五條以利過行迫近敵船用左氏先偏後伍承弥縫之法以木筏抵輪船之縫以亂敵之耳目而誤敵之炮信况敵船木高平對則炮易測准木筏貼水敵炮俯擊自多不便而木筏之砲仰攻尤覺有力但度砲力可及盡力施放或分兩翼或散四旁相機發號未有不以制勝者也有船可恃然後載二三營以踞對馬島扼倭過韓之道又將各船

游弋洋面不時分境長崎橫濱神戶廣島諸處牽制倭人首委使之不暇應接乃得專其力於鴨綠紅一帶與之鏖戰如此定策一戰可成擒矣一則募勁卒以衝賊鋒也平日既無訓練素精之兵目下禦敵惟有募勇敢戰之士舉人邑鄰雲貴諸山旌峙故人多剽悍舉人雖弄柔翰然平日頗研兵法請派武員一人同舉人回邑招集精壯二十人自願破家以資二千人由蜀到津之費一俟到津併歸大營報效苟遇戰自列前鋒以為各營先導萬不至如平壤旅順之驚潰矣舉人有懷投筆無路請纓一腔義憤仰首哀鳴所陳各條類皆寔事求是非徒紙上談兵是否可採伏乞鑒核代奏

呈請代奏以洋攻洋用兵十策疏

張羅澄

竊按倭夷王都為畿五為道七為方數千里所統數百郡郡之大者不過中國一大村落耳先為海外同文之國自盡棄其學而習西學顯然有鄙夷中國之心而欲與中國為難初窺我臺灣而償以兵費即已欺我中國之無能為也於是而奪我琉球不復可以理諭矣且復親見英葡緬法葡越南俱飽所欲以去遂更尤而效之其蓄之也久則其發之也烈憶十年前曾閱日報倭人於香港上海兩處大開儲煤廠棧以備戰艦之用已料其陰有所圖矣此次與兵動眾督我以必不可從之條約不從遂傾國之兵以乘高麗而我軍不力不戰而逃倭人乘勢侵擾北洋遼瀋鴨綠江以逼金鳳而我東三省之防孔急矣由山海關一帶鐵路長驅直入尤難保無開門揖盜之虞即各海口邊

防亦不能一夕安枕爰爰手殆哉此時欲與之決勝負彼有兵船二十五號我僅有兵十號眾寡強弱俱不能相敵萬一勝負不可知而我門戶敞開束手無策欲背城借一而藉手無從天下事尚可問耶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惟有以洋攻洋之一法西洋各國競尚借債之風我若向借洋債數千萬金西國必慨然樂允既允之後又借其兵力並購其器械以與日本相持彼不借則已既借矣而付我重本僅得微利我之得失亦即彼之得失關係甚大斷不舍我而反袒他人况保我即以保其本利者乎蓋其利有五焉解散其黨與一也聯絡我邦交二也保全我藩屬三也節省我兵力四也得強大之國為援五也完我畿輔與津沽重地六也足我糧械無缺七也固我東三省保障八也鬆我各直省海防九也安沿海居民於衽席十也不置各兵船於孤注之地十一也不致大挫為各國所輕十二也各國服我成算不能窺我虛實十三也成功可速吹羹懲蕪就此急構船隻軍械以全我金甌十四也乘東洋全師與西洋援兵力敵我可以率兵船數號運襲其國必制其命十五也是一舉而眾善備焉以逸代勞以靜制動用力少而成功多計無有妙於此者宜速行之事幾所繫問不容髮國之安危在此轉圜間也是必精明強幹之人先行商借洋債一俟巨款到手然後商令招徠洋將洋兵覓購船械楚材晉用自古行之今日中國亦屢行之矣我堂堂大國平日從無負人封疆之完美物力之豐饒眾所共見彼所圖者厚利耳豈有以平日求通商而恐不可得之

人而不樂暗中銷售襄助以飽慾壑哉且借寇一事非創舉也前此髮捻之亂英法二國寔有臂助之功前事固可師也若以西洋擊西洋則物傷其類彼或不為今以西洋擊東洋一處西歐一處東亞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又非國家所派無碍局外章程彼何不樂從之有查萬國公法戰分義不義二字無故與兵傷天害理不特可以理論並可以力止等語今倭人無理取鬧毀我運船佔我屬邦力止之說又不可行惟有此借予攻盾之策有勁旅外援我軍戰氣百倍踴躍爭功將不盡殲日人不止如其求和則昂索兵費倘傾國不足以償勢將歲修職貢豈僅還我琉球而已吾以抵還所借洋債之本息綽綽有餘保億萬年之宗社救數百萬之生靈以立千百年之勳業皆可以此策決之必須出以剛斷以達以密必冀有成而後已所用餘留洋債仍須儲藏以備歸款不過稍抱利息而已蓋必借此巨款彼方能為我所用也此策若行破其成例不特利益一時且可利益後世嗣後若有中外軍務即可藉口援引此次成例而行不妨以萬國公法無故與兵可以力止等語解之力止者何借其兵力以止之也以與萬國公法並無不合之處彼自揣借債購械及助以洋兵等事前人已行行之者即可無所顧忌而慨然樂從矣此萬世無窮之利也今平壤旅順先後失守皆緣專事防堵無謀無勇無膽無識不思所以出奇制勝之方故有不能禦終必至於棄地而逃孔子言我戰則克而所與在懼事好謀之人特再擬十策亦凡事謀則立之意也請更陳之一曰圍凡

行軍必審地利要合前後左右路徑熟籌於心料敵來路扼我守路完我歸路無圖何以知之二曰間兵不厭詐間之一字難言矣孫子所不輕用然善用之則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或散佈謠言離其將士或大用金帛取其兵頭隨機定變不一而足明胡宗憲所以能殺徐海也須為我用而不可為敵所用然非重賞之下不為功三曰伏凡行軍須埋伏或遠各地營選要隘或據一險地暗布地雷炮火因地制宜既能使我軍有所恃復能阻敵之力追若追則入吾險彼軍皆墨矣四曰襲明與對仗剛則必折斷難成功必須用襲法俗所謂摸營是也摸營要用毒烟筒我居在上風出其不備寅夜攻之是即闖智關柔之一法五曰兜臨陣時須先用三五營向左右兜擊即聲東擊西之意使其顧此失彼所謂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是也彼軍心怵則敗矣六曰防戰罷收陣夜間要留心防其劫營愈勝則愈宜防也更須防其躡我歸路而來踞我之險故勝不可驕七曰密易云機事不密則害成諸葛之一生謹慎武穆之運用一心皆以一密字濟之故凡善用兵者所有謀畫不獨軍士不能窺即參謀帳中亦有時不能悉或主意從某道進攻偏從別道多為設備縱有漢奸在旁亦不能將我軍情輸之於敵一切進退緩急神出鬼沒成竹在胸密而不露也八曰聯不狗多少營均須聯絡一氣斷不許勝則相爭敗不相救也功則同功過則同過無所推諉而人心堅一矣九曰信軍令森嚴賞罰必信有不次之賞即有不測之罰方足以駕馭人才每見營官姑息縱兵謂

可術我不知養成驕悍之性勇於私門必怯於公門倭事寔甚十曰資凡屯兵處前後左右均有土民並可資其設法堵禦寄以耳目聯以腹心以誠以愛必可奏捷亦當如軍士之一律論功若能指揮如意即市人亦可一戰成功矣以上十策兵家缺一不可倘用以洋攻洋之法而又以十策揀臨機應變之神則大猷可摧而膚功克奏矣東銓忠憤填膺不勝激切屏營之至伏乞賜鑒代奏施行

呈懇代 奏禦倭四策疏

使官 張東銓幼亦

竊維日人剽悍奸險前明屢受其害流毒海內後得俞大猷胡宗憲戚繼光等屢戰成功始稍俯首帖伏本

朝僅事羈縻幸安無事自盡棄中學而學西學即有鄙夷中國之心欲與我為難初窺我臺灣而償以兵費益視中國為不足畏矣於是而併吞琉球悍然不顧此次藉高麗東學黨之亂傾全國之師以從事於三韓遽怒於中國其蓄之也久其發之也烈處心積慮幾二十年而始洩於一旦又且擲數十萬金錢散布奸細以為內應其用心亦狡矣然則何道以禦之曰有四策焉一則聯絡邦交也海外各國爭尚富強寰海大局已成連衡之勢倭人兼併鯨吞亦各國之利也必須聯絡二三強鄰為我贊助有事則借其兵力以為我抗衡此不易之理也似可與英德二國相交日益親餽以重利約為心腹一旦他國兵燹一開彼必痛癢相關行萬國公法理論力止之言此即外國保險之意

不愛通之孟子所謂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夫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其此之謂乎前者法逆之亂亦借洋將戈風德克碑等助順得力掃蕩成功此前事之師也現在俄王新遊天假之緣正可派一曾經使俄熟悉俄國語言文字又工於辭令者以弔喪為名往說其世子勅令日國罷兵不從則與我國併力禦之世子昔游日國幾被刺客所中未必不懷怨忿決不如乃父之陽奉陰違也且在新立之始亦必欲聯絡邦交以市德於中國若獲允吾請則與俄交且益親又密消一強鄰之釁是掉三寸之舌勝於十萬甲兵矣一則借賃兵船也查外國兵法向守局外章程兩國相爭他國不得相助固也然獨不曰萬國公法有戰分義不義一語無故與兵傷天害理不獨可以理論且可以力止等語力止者何即兵力以止之也今日人為保護高麗而擾亂中國兵連禍結上干天和各國既不能理論則借我兵船以力止未始非合萬國公法之道也在各國若念同仇之義與兵為中國力止且無不可况僅借我兵船由中國自行力止之手吾不妨即以公法導之先向其借洋債數千萬到手後即可問其租賃兵船並借洋將以為駕馭功成之後謝以洋銀若干磅彼必樂為此必須先行布告各國以日本逞強構釁無理取鬧殺戮我人民蹂躪我城邑上天所不佑若貴國能先與理論不聽繼以力止深合萬國公法上天必佑於爾云云此時環顧外邦亦祇有英德二國肯為贊助一則通商有年雖千百萬貨寶義同一家一則深防法國復仇與中國最為

親睦故也又必須簡任能事之人與任京領事委婉詳陳曉以大義且告以高升商船一役其時尚未開仗日本即肆意妄為彼亦何嘗謹守公法乎但得英德二國或他國兵船一出則日本全師當不戰自退矣一則巧用內閣也查日本國中亂黨甚多動輒舉動滋事廿年來出使日本使臣上下人等豈無與該黨知交者似宜散佈金錢賂通使索令其乘機倡亂焚其宮室乘其君主外出之際另立新君不妨宣言於國以勞師襲遠民不堪命為辭能成事者即許立為國王助以兵餉如此則日君將自顧覆亡之禍豈敢有違圖乎昔楚漢相爭漢王用陳平為間不過費四十萬金而一時謀士相與傾軋范增一去帝業遂成其明鑒也今中國內奸甚多我之所為彼無不知傳聞彼不過費五十萬鎊遂能驅中國不肖之人陰為之助我國獨不能反其道而用之以洩數天之憤乎現又傳聞彼副帥姚福疇江蘇常熟人中國所產也緣事懼罪逃往敵策以殘我儘可許以不死傳

論歸順或即

封之為王使彼中相疑忌毒手不得逞此亦一善策耳一則薄伐其國中使英德既借我兵船為戰守之計有恃無恐即可由天津不動聲色密派我

四五號諸練兵船直抵其境或長崎或神戶橫濱或其都會要隘海口處先遣熟諳水性之人將所埋水雷魚雷一一損壞然後耀兵直前攻其不備彼傾國之兵既出城守

空虛人心必亂亂黨且尋機起釁如火燎原我更餌以重利誘為內應根本一動將自顧覆亡之不暇其敢不為城下之盟乎此四策者事雖各異勢實相因視若無奇實操勝算大功一定然後購船造炮廣選英才精練將士傷英懲番百倍其功以立於不敗之道彼各國知我中國備豫不虞勵精圖治必不敢復生異圖此又不戰而屈人之法也猛虎在山百獸帖伏其勢然耳東銓一介書生家住閩海熟悉水師形勢船政事宜曾承粵西撫院倪文蔚奏調出關差遣派辦營務處當法匪來攻北甯奉令親到北甯慰勞劉永福援師招徠越南街總黃廷經助守諒山督造觀音橋地營催米接濟並到閩守催海關餉在案又任宣化時勦平叛弁李揚才地方以安粵督劉坤一奏為保全閩內外大局罕匪最多在案又嘗往瓊州辨匪撫黎總辦文案處內山辨番總文案處功竣銷差以此頗悉洋務戰事曾著有樂夷制勝策逆料先幾東撫張曜深相嘉許另抄函寄張之洞以資採擇今時局適相值激於忠憤不揣固陋隨臚陳前項四策敬効芻蕘

賜核代奏採擇施行保全大局天下幸甚

再次呈請代奏樂炮模營疏

張東銓

竊東銓前月所上禦倭之策已蒙核代奏維思敵破雖利必有避禦之方開仗莫支當用輕襲之法因博采羣書以求善術而收實用請一觀縷陳之按高庵閑話載前人海

防議云廣中所產鯨膠形如掌大堅勁異常與浙中所產不同用釘連綴施於木架製為防牌鉛子不能透此衛民之一器也又武備志備唐人法用透骨草五斤蘿蔔子三斤清水百斤煮百沸去粗入陵鯉鱗五具大同鹽三斤番硝半斤硝石五兩前二味內封鍋同煮令烱飽橫瀉木片上如牛皮厚為柳葉魚鱗形狀乘軟穿小孔俟冷乃綴成甲此亦廣中鯨膠之類又菰蘆筆記云嘗募得一捻匪善戰有一衷甲炮子不能入云得之李自林其法用鞋底灰屑加粉以雞油湯煮魚鯨爛調勻糝入絮襖內隨用布線縫成直條則炮子不能進試之良然又以粗布為旗炮子來亦不能進此均可用以軍士血肉之軀難敵槍炮捐軀以殉亦屬可傷若有此等物有恃無恐勇氣自培其守必堅戰必果破敵必矣再嶺南集抄儀火藥確須裝五六斤外並用噴筒大徑四寸餘長八尺噴筒筒中加辣椒川烏斑蝥虫等物毒煙所到賊已昏倒惟製造須密勿使泄漏更有更有火桶火斗二物受藥愈多火性愈烈須令軍士多備於黑夜我占上風令各軍士摸營劫之彼聞藥即迷未有不敗者也又摸營之法須考中西紀事卷末所載昔英夷據甯波府縣令募狗盜十數人每夜偷敵人頭以百餘計前者方行顧後者頭已失英夷每夜數驚屢易臥所卒至航海而逃今若重懸賞格密募能偷敵頭者數十人許以軍功保舉摸營時須穿前所開衷甲我有以禦彼彼若驚覺則乘勢掩襲彼昏不知則偷截其頭以去神出鬼沒敵必畏懼而有退心矣近見失地喪師軍無鬥志因求禦

炮法以壯其胆而又呈此偷頭下策冀以輕襲而掩殺之在謹慮者方恥言於此而不知博浪之椎人不為張良恥區區之私亦惟求有利於軍國斯已耳是否可擇即飭各營照辦仰祈代奏施行

聯糾督臣植黨疏

秦為督臣植黨營私貽誤 君國乞 恩罷斥以全大局事竊為倭人孽孽變亂藩
封莽讀七月初一日宣戰 詔書仰見我 皇上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仁至義盡薄
海同歡乃者兩月以來事機屢變債軍失隊警報疊聞朝野震驚人心岌岌莽讀八
月二十六日 皇太后懿旨以干戈未戢停辦 頤和園典禮 深宮焦勞之意感
動中外普天幸主切齒同仇而禍變之從來事機之貽誤始終本末可得而言敢為
我 皇上披瀝陳之竊聞倭人國勢兵力不能與西洋各國同年而語國債重而民
力困則根本未堅也有快船而無巨艦則武備不足也兵出於初募非訓練之師也
權紛於黨論非劃一之政也兵事之興凡曾經戰陣之士通達事情之人莫不以為
鏖臂當車應時立碎雖西人亦鑿鑿言之而事竟有大謬不然者韓城失矣未幾復
敗於牙山成川棄矣未幾復潰于平壤漢江之沉艦不歸唐島之戰船復毀威旅為
海門鎖鑰今則遊戈不禁矣義州為奉天屏蔽今則藩籬盡撤矣用一衛汝貴而百
戰之淮軍化為叛卒用一丁汝昌而大桅之鐵甲盡屬漏舟朝鮮不可復方且急圖
捫鴨綠之防仁川不可窺方且憂大沽北塘之警誰總帥于誰司進止以大禦小以
強敵弱潰敗決裂一至於此此不能不太息痛恨於昏庸驕蹇喪心誤國之李鴻章
也李鴻章受 命東援而陰勒諸將密為箝制既不為先事之防復屢掣其臨時之

肘統計小浦之戰平壤之戰牙山之戰皆我軍端坐拱手以待倭人之圍攻其實不能以此望和而事機一失徒以損國威而張敵勢倭人唯事事先發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後發故始終為倭人所制遷延坐誤全局瓦解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一也兵行千里轉運為先內地尚設糧台何況出師疆外至與外洋各國相角尤以鎗砲為急需李鴻章閱歷兵事三十餘年豈其慮不及此而牙山之軍缺軍火闕糧餉於前平壤之軍缺軍火闕糧餉於後長夫不備車馱無資兵自負糧鎗無餘彈以至餓軍掠食結怨韓民戰士死餒徒手相搏以二十年 朝廷所注意海內所仰望之重軍徒以無糧無械束手就斃皆李鴻章信任私人不肯早設糧台之故此天下所痛恨者二也倭人甘心韓地蓄意有年今歲春初萌芽已露北洋於外事消息最靈豈竟一無聞見及乎事之將起袁世凱深悉倭情屢騰密報若使倭韓形勢早達朝廷則先事圖維必不至如後來之倉卒無如李鴻章始則模糊影響諱莫如深繼則揚厲鋪張肆其恫喝直至事機決裂而倭人之本末疆內知之 朝廷仍不盡知聞 朝旨 詢袁世凱而李鴻章輾轉禁錮不使至京代陳各路電奏時時刪改以就該督意旨務使真寔洋情不得上聞 廟算指揮無憑遙度奸欺蒙蔽罪不勝誅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三也此年以來天下之利權李鴻章縮之天下之兵權亦李鴻章主之 朝廷倚李鴻章為長城李鴻章廣蓄私人以欺罔 朝廷咸宣懷為

耳目張士彬為腹心丁汝昌衛汝貴為爪牙龔照瑛劉含芳為羽翼此數人者皆天下所姍笑而李鴻章以之分布於海關電報糧台軍械各關緊軍國重要之區窟穴深固牢不可破平時病蠹國事皆墮壞於冥冥之中豈乎有事之秋講張為幻不惟助李鴻章以欺罔 朝廷抑且賣李鴻章以邀利有所不恤而李鴻章方且卯翼之汪涵之為之仇詆言官變亂黑白甚至奉命撤退之丁汝昌而抗不遵 旨坐使數千里藩封斷送於三五小人之手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四也尤有甚者倭米船則放之倭運開平煤則聽之倭奸被獲或明縱或私放外有海光寺傍居民王姓經天津縣獲究而李鴻章之子前出使日本大臣李經芳為之說情倭奸石川氏及軍機所劉姓被獲供詞牽涉李經芳及軍械所局員而盛宣懷述李鴻章意勒令天津縣李振鵬改供為李振鵬駁斥而止而台灣擊獲倭船又為之請旨釋放軍械所歷年所儲鎗炮多被監守盜賣及東事已起猶檢出不合用之前膛鎗子賣與日本得銀十四萬兩局員瓜分而李鴻章為之補給領守外間并有傳聞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李經芳又在日本各島開設洋行三所以故李鴻章利令智昏為倭牽鼻聞敗則喜聞勝則憂雖道路之言而萬口流傳豈得無因而至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五也總論此次敗衄之故由海軍則丁汝昌主之從前避倭不敢當敵及至渡送銘軍倉卒接戰而致遠衝鋒獨進無一艦繼之者丁汝昌之督師為有

方乎斯先逃之濟遠管帶而獨寬統帥之罰於法未平海軍之氣不能振陸軍之敗由衛汝貴望風先逃葉志超繼之聞未敗之先數日左寶貴密電有如撤衛汝貴一軍則諸將尚有致死否則同歸於盡等語蓋以衛汝貴虐遇韓民奸淫擄掠無所不至以致韓民視我為仇大軍無所得食軍敗之時父子伏叢葦中幾為其下所殺又平時尅扣糧餉虐遇軍士所有種種罪狀罄竹難書然而天下之人知朝廷必不能誅此兩人也李鴻章一日不去北洋兩巨奸一日不能伏法三軍之氣一日不能振作潰敗之局一日不能挽回何也三軍之氣視統帥之賞罰為鼓舞如海軍劉步蟾被劾李鴻章反使護理水督林國祥力竭船沉李鴻章反請暫行褫革且以首先潰敗貽誤大局之衛汝貴而李鴻章反以為得力種種顛倒功罪務使敗戰之士人人氣沮如此而三軍之衆有不解體者乎倭主出居廣島親自督師八月初間即聞有限二十日取平壤之說而平壤果於十六日失守今又聞以四禮拜取奉天矣又聞限九月內破津沽矣敵兵統九萬大隊入寇朝鮮不已進而威京津沽不已則京師重地所必窺伺我戰守之備無一足恃而專委命於一昏庸驕蹇傷心悞國之李鴻章如此而謂陵寢之必無動京師之必無警誰能保之軍事初起時若宋慶若劉永福皆忠勇發憤請赴前敵而皆阻於李鴻章之壅遏即准軍一聶士成津人一曹克忠號稱能戰於諸將中為優而李鴻章必黨其私人以遏抑之頃聞命宋

慶節制前敵諸軍矣若仍以李鴻章為後路恐逞其妬忌之心行其阻撓之計文書之呼應不靈餉械之接濟多缺平壤覆轍又為寒心天下士民公論李鴻章不以嚴謹去津則天下之精兵猛將必不能得其死力以挽回既潰之局故李鴻章一人之去留是於宗社安危生民休戚相關係伏維 皇上乾綱立斷速賜施行再若圍於庸議遷就遲疑則士氣仍前畏蕙而奉天之震動威旅之失守皆在意中萬一陪都有失近畿告警變起倉卒雖食李鴻章之肉於是奚裨且恐以罪人不去之故致 朝廷日下急詔而天下之兵觀望不前有非臣之所忍言者此則同聲感憤而不敢不瀝陳我 皇上之前者如蒙 皇上採擇芻言斷以行之請量 簡知兵大員老成宿望者星馳往代速籌戰備非不知臨敵易帥兵家所慎但以李鴻章怙私縱敵後患孔長斷難再事姑容坐視大局糜爛伏乞迅賜罷斥然後 宗社可安軍氣可振東藩亦可期恢復天下幸甚生民幸甚

力爭和議電奏一

張之洞

總署鈞鑒聞和議各條不勝焦灼痛憤倭寇狂悖至此種種利害顯然可見中外諸臣均已懇切陳奏無待瀆陳其中如旅順不肯交還及威海劉公島天津駐兵各條尤為可駭查旅順威海乃北洋門戶若不交還則北洋咽喉從此梗塞以後雖有水師何處停泊修理旅順劉公島常駐倭船天津又駐陸兵近在肘腋旅順島津沽山

海關皆一日可到烟台尤近被日肆要挾稍不滿欲朝發夕至且倭約各條貪奇甚台灣民悍不甘屬倭必然啟衅各省軍民必致痛哭深怨斷不甘心稍有枝節彼即謂不依條約立刻生事彼時戰不及戰和不及和守不及守即欲暫避亦不及避倭性兇狠不同西國其禍豈堪設想查要挾各條之害 聖明豈有不知朝廷所以勉為和議者不過為保全京城姑冀目前粗安徐圖_補若照倭索諸條更是自困自危之道欲求旦夕偷安而不可得又洋報與中國聯合以備戰守者一條大約是為中國經理各省機器製造鐵路等事尤為險詐查講買洋械本難常恃幸各省尚有數局可造槍炮彈藥稍資接濟經此倭事創鉅痛深正須急籌鉅款竭力擴充運兵鐵路亦須量力修造今若令倭人干預則內地軍火運道皆在倭掌握中水師既不能再振陸軍亦不能自主中華何以立國且倭駐旅威則自遼陽以至威海榮城周圍三千里處處水陸皆須永遠設防所費太鉅當此賠款巨萬之際防費將從何出至蘇稅織造絲綢川楚織造紗布則各國亦必效尤改造土貨中國工匠生計從此盡矣海軍無歸宿陸軍無利器威海棄則京畿無屏蔽商民貧則軍餉無來源各國欺凌商人嗟怨外患疊至內變將出恐你大學士李鴻章昏迷之際李經畚等冒昧應許切惟遣員議和乃朝廷休兵息民之盛德顧全大局之苦衷 雖蒙愚亦知仰仰斷不敢為大言迂論以瀆宸聰所慮者京城不能安和議不能成不論遠患先

力爭和議電奏二

張之洞

有近憂伏望 聖明熟思深察勅下王大臣等迅速會議設法補救以候 聖裁但此時總須乞援方易措手惟有速向英俄德諸國懇切籌商優與和益定立密約懇其實力相助問其所欲許以重酬絕不吝惜無論英俄德酬謝若何去中國較遠總較倭患為輕此須先請各國公同告倭令人停戰以便從容議辦尤為緊要迫切上陳萬分惶悚請代奏洞肅

倭約萬分無理地險商利餉力兵權一朝奪盡神人共憤意在吞噬中國非僅占數地而已所有萊台旅之害厥海劉公島駐兵之害與中國聯合備戰各條之害二十六日電奏已詳陳近聞通商條目賠款限制尤堪駭異各省口岸城邑商業工藝輪船處處任意往來任意製造一網打盡工商生路盡矣倭在華製造土物一照洋貨納稅各國效尤如不能拒釐金虧矣賠款二萬萬兩六年付清又加五釐利息即借英國洋款轉付分期攤還每年亦須還本息一千數百萬兩各海口洋稅空矣今借款徐赫德一手經理專借英款將來無論如何搜括亦不能還清英國必索我地方作抵是又生一患矣民貧極則生亂釐款去則無餉陸師海軍永不能練中國外無自強之望內無剿匪之力矣威旅之兵必致永遠不撤京城亦無安枕之日矣一倭如此各國援例要挾動以窺伺京城為詞更不能拘後患不可勝言矣然非藉兵威

不能廢約此時欲廢條約保京城安中國惟有乞援強國一策俄國已邀德法阻倭
占地正可乘機懇之乞援非可空言必預予以界務商務實利切思威旅乃北洋門
戶台灣乃南洋咽喉今朝廷既懇割此兩處與倭何不即以此賂倭者轉而賂英俄
乎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轉敗於勝惟有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急與俄國商訂密
約如有助我攻倭者盡廢全約即酌量畫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
數城以酬之並許推廣商務如英肯助我酌量劃分西域之後藏一帶地讓與若干
以酬之亦許以推廣商務外洋通例若此兩國有聯盟密約有戰事即可相助不在
局外之例俄現有兵船三十餘艘在中國海面英有兵船二十餘艘在中國海面俄
英兩國相祇須有一國允助其兵船已足制倭而有餘其船或開向橫濱長崎或趨
廣島或遊行南北洋兵船一動倭氣立沮倭極畏西洋斷不敢與英俄開戰若俄英
一國相助則兵不血刃而倭約自廢京城自安若倭敢戰則我拒其陸兵英俄截其
海道攻其國都倭必滅矣同一棄地而畫分新疆西域可保緊要之威旅兼存膏腴
之台灣且可盡廢一切毒害中國之約權其輕重利害顯然且遼陽旅順國家根本
台灣歸化康熙初年既而開拓藏衛大定則在乾隆中葉先後緩急亦有不同譬如
人有疾病台灣割棄威放駐兵咽喉之疾也內地處處通商賠款力不能還心腹之
患也西域邊遠髀骨之損也蓋俄英本強然歷次條約尚無吞併中國之意即以重

利酬之於彼有益於我尚無大損倭專心欲害中國正苦餉力不足若此約先行則
從此既強且富是我助以專噬中國之資矣至倭約各條處處色藏禍心而字句巧
黠意圖含混尤望將和議各條發交王大臣等細心閱看自知其間之謀毒矣此因
和議已許割地故擬為此權宜轉移之策冀以救急紓禍憂憤迫切仰候 聖裁請
代奏張之洞肅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請節糜費疏

管廷猷

奏為請節糜費以裕儲備而培元氣恭摺仰祈聖鑒事 臣竊聞戶部以償款太鉅請
飭大學士六部九卿及各省將軍督撫通盤籌畫一摺已奉旨允 准伏思戶部為
財賦總匯酌盈劑虛何至束手無策部臣既無辦法豈內外諸大臣果有辦法乎即
或有法亦不過曰加厘也裁廉俸也加鹽課也興礦務也修鐵路也用鈔票也稅
間架也推廣捐例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我 朝歲入之款乾隆以前不過三千餘
萬今則稅厘加徵增至七千餘萬矣 列祖 列宗有鑒前明末造之失丁賦之制
有減無增遵行已久固敢踰越目今雖無加賦之名而隱有加賦之寔稅厘所入何
一非小民之脂膏乎上之所獲日以多下之所蓄日以少若再行一切瑣屑補苴之
政巧為駁削無論億神鉅款為數難盈恐閭閻貧匱眾志日離剝肉補瘡病日益甚
暫支目前後仍不經歲復一歲為累何窮然則居今日而理財不在開源也亦節流

而已不必變法也亦法祖而已乾隆以前歲入不過三千餘萬康熙年間三藩之變糜爛至七八省用兵至八九年未聞用不足也雍正乾隆年間大兵大役亦所時有未聞用不足也此外普免天下錢糧者六次普免天下漕米者四次以後各省稍有偏災無歲不緩徵無歲不蠲免其為數不知幾萬而部庫則常有七八千萬之儲以昔之所出計今之所入每歲應贏餘五千餘萬而部臣猶以拮据為慮不知此五千餘萬者果皆實用定銷為必不可少之款乎抑蒙蔽侵蝕而盡付諸不可知之數乎為今之計宜飭戶部將現在歲支之款與乾隆以前歲支款底清查認真比較昔有而今無者何款昔無而今有者何款同一款也減於昔者何事逐款分晰出其業語彙造清冊呈覽其昔有而今無者不計矣其昔無而今有者概從裁撤即今昔同有而其事徒為具文無聞是用者並可酌量暫行停止 皇上亦宜力求儉約宮中所有用度一概規復舊制不使稍有增加伏讀乾隆四十六年丁卯九月 高宗純皇帝諭曰即以內帑而論乾隆初年內務府大臣尚有奏撥部庫銀兩備用之事今則裁減浮費厘剔積弊不特無須奏撥且每歲將內務府庫銀令撥歸戶部者動以百萬計等語可見事無鉅細但能得節務實自有明效大驗以今之入款通盤籌畫使不得過乾隆以前歲出之數計每年可省銀四五十萬兩則二萬萬之賠款四五十年即可全清之後每年當除四五十萬則庫金可裁而民困蘇矣以即庫俸可復而

官累除矣損納可停而流品清矣因以造船製炮整飭戎行何難 恩周宇中 威加海外乎惟是歷年糜費半由中飽積習既深固結難除今欲驟加裁減必將曰兵多於前餉不可缺也局員薪水不可省也南北洋辦理海防購買炮船營建學堂台塢暨機器製造等局之要需難緩也夫養兵期有用乎昔時兵少而戰必勝攻必取今時兵多而坐困於區區之島國則無用之兵宜汰也各省局員久奉 諭旨裁撤各疆臣因循瞻顧迄未奉行上年山東巡撫李炳衡到任之始即將局員裁撤殆盡每年可省五六十萬金東省如此其他省不能照辦乎各疆臣之意不過以候補人員過多留為調劑計耳伏查乾隆四十九年有准各省試用人員補期尚遠者呈明回籍俟到班時仍赴原省補用之例即今大桃知縣尚有截留咨取之例若通飭各該員之補期尚遠無力當差者回籍候補於諸員亦無所損何必以有用之帑項而養此無數之閒員乎購買之船炮全歸烏有不必論矣學堂台塢久告成矣機器製造等局創建已二十餘年不知所製者何器所造者何物而應用船炮乃無一不購自外洋又何用此局為也伏願 皇上赫然震怒全行裁撤如有掣肘而阻擾者便是國家之蠹賊立予嚴譴無少假借誠以當此創鉅痛深之際正 宵旰臥薪嘗膽之時欲求有益於國無害於民舍此之外更別無策果能猛力振作則 朝廷不得已之苦衷亦可仰照於天下倘乃一味因循苟且補苴無論鉅款難盈而所有之財

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全歸中飽之數即年入再加倍庸有濟乎臣亦知積弊既深厯別非易然除此時事艱難非改絃更張寔無以收振弱起衰之效且率由舊章更覺有利無弊是以不揣冒昧披瀝直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請罷和議疏

楚南易順鼎寶甫

奏為醜虜跳梁不宜遷就權奸誤國不可姑容恭瀝愚誠仰祈 聖鑒事切臣風聞出使日本全權大臣李鴻章電奏稱倭船廿餘艘將出廣島若不定約即將犯京請割遼東台灣兩地予倭並賠兵費二萬萬為保京計不得不然業經定約書押等語此外條款不一而足人言嘖嘖似非無因微臣迫於杞憂未敢緘默謹就見聞所及不避斧鉞披瀝陳之溯自咸豐同治以來中國與外國凡三次用兵一曰咸豐十年庚申之役一曰光緒六年庚辰之役一曰光緒十年甲申之役庚申之役尤為我朝中外大局絕要關鍵其時髮捻縱橫震區鼎沸天下岌岌不可終日而海外各國亦復同時生釁英法合從兵臨城下曾格林沁敗於津沽北塘勝保退於朝陽門八里橋曾國藩胡林翼諸人勤王之師緩不濟急敵騎長驅直入京師不守 宗社幾危時勢艱難殆有百倍於今日者假使各國要求土地恐不能不聽客所為乃當日講和不過立約商通稍償兵費而已初未聞割尺寸之土也至若庚辰之役俄據伊

犁邊境僅一二百餘里使臣葉已擅許而疆臣左宗棠等堅欲索還抗兵相加大局幾將決裂然不久即和僅償款數百萬盧布而已不惟未割地且並伊犁亦索回也甲申之役法取越南攻竄彼擾台灣陷馬江沿海戒嚴天下騷動滇粵邊防戰事之棘不亞今日然不讓以越南而已未嘗於越南之外更有所予也試即問今日之事與昔日之事相衡敵雖強未必出於英法俄之上事勢雖急未至於庚申之危彼不過靈聲恫喝肆意要求我即稍緩須臾與之再決一戰再遲數日而後定議未嘗不可即不然償以兵費數百萬亦未嘗不可即不然許其比照各國在江海各口通商開設碼頭亦未嘗不可而皆不出此賠款至二十千萬猶以為未足竟舉腹心根本膏腴要害一二十餘里之地開門而延寇拱手以與人何其畏倭人甚於畏英俄法諸大邦重遼東台灣反不如重新疆伊犁及滇粵荒微之地也哉伏思割地一事尤為萬不可行以理之是非論其不可有三以勢之利害言其不可有六祖宗創業於前子孫守成於後非若自我得之者可以自我失之試思 太祖高皇帝 太文宗皇帝之締造遼東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之經營台灣取之既如此其難棄之何忍如此其易矧陪京密邇 陵寢攸存坐使長陵坯土自我而變為邊界 皇太后 皇上將如 列祖何此理之不可者一自有 本朝未聞割地予人之事自有中國未聞以重地要地割予海外島國之事玉斧劃河珠崖棄郡若非甌脫即係

石田宣有卧榻之旁供人軒睡書於史冊辱甚燕雲生使赤縣神州自我而淪為異域 皇太后 皇上將如後世史書何此理之不可者二遼東台灣之民或本從龍或由向化二百餘年食毛踐土芸芸赤子孰非我 國家之孝子順孫人乃屬之他人儼成敵國父母雖窮尚不忍輕鬻其子 國家未蹙獨何忍遽棄其民坐使海隅蒼生自我而化為他族 皇太后 皇上將如天下百姓何此理之不可者三遼東者北洋之藩籬台灣南洋之門戶今日無遼東明日即可無北洋今日無台灣則明日即可無南洋天下畏盜之人必求遠盜未有揖盜於門內而求其不發篋探囊天下畏虎之人必求遠兇未有納兇於室中而冀其不磨牙吮血行見奉錦登萊一帶不復能立錐江浙閩粵各疆不復能安枕海口海面皆非我有餉械無以接濟而海運即窮戰守無從布置而海防又立窮中國將來必無可辦之洋務此勢之不可者一英法垂涎台灣俄人蓄謀遠東宣伊朝夕况各國狡焉思逞之計貪得無厭之懷誰不欲拓境開疆因時取利今見倭人以一舉手一啟口之勞而得地如此多獲利如此厚雖云無故亦必生心倘羣起效尤則中國雖大恐一日之間可以瓜破立盡然此猶他國也即以倭事驗之同治十一年彼因琉球難民為生番所殺藉端挑釁兵抵台灣當時大吏不能折之以理休之以威反以數十萬金賠款了局彼見中國易與始漸輕視中國而謀益迫勢益驕推其得隴望蜀之情曾何已極此日之屬階既皆由於昔他時之懲整恐更甚於今中國將來必無可存之地此事之不可者二自軍務平定後謀臣猛士多就彫零千百之中僅存什一此次徵求宿將招集舊部士馬精壯已有可觀乃甫聚又將令之散既散恐不可復聚且所練之新軍營費幾何練成而不用待用之時又將臨時另購之新械勞費幾何購齊而不用待用之時又須臨時另購今日尚不能戰以後豈復有能戰之時再閱數年一有緩急求如今日之將與兵且不可得宿將舊部消亡既盡新募者未經戰事對當大敵中國將來必無可用之兵此勢之不可者三賠款二萬萬之多不知從何搜括即又不知搜括淨盡之後尚有應辦之務必需之款何所取資天使賠款既交而我可不作一事彼可相安十年猶之可也正恐我之防務仍不能不辦兵餉仍不能不需鐵路仍不能不修譯車仍不能不設入款則有減無增出款則有增無減意外之舉尚不敢論而彼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款未清後款又來以斯民有盡之脂膏填彼族無窮之豁壑刻肉補瘡將盡而瘡更劇抱薪救火薪將竭而火更燃中國將來必無可籌之餉此勢之不可者四長白鴨綠為 祖宗發祥鐘靈之地黑龍江吉林等省為國家植根歸宿之區地利最多民氣亦厚當此強鄰環伺正宜乘時經畧加意保全較之台灣尤關緊要一旦遼東為倭所有則倭自此侵倭從南襲不數年內其民與地皆將折而入於俄與倭東三省全境之危亡可立而待且京外八旗人民既不

謀生又不習聞一朝有事而東三省已不能歸退則為倭寇所草菅進則為亂民所蹂躪中國將來必無可保之族民此勢之不可者五臺灣一省饒富著稱近來文教振興更已變椎髻為衣冠進休儒於禮樂其士民皆愛君親上好義急公而林維源身為民望官列 京朝勢不能以家委敵况彰義之名出自 純皇帝所賜台人固必思義而顧名 皇上又安可數典而忘 祖至於遼東之為豐沛鄉里者更無論矣民情何常之有親之則親疏之則疏向之則向背之則背雖 厚澤深仁已決於祖宗之世而先疇舊德不保於 孫子之朝恐未免北姓寒心四方解體倭既據我內地且將取我民心以利誘之而桀黠者必為倭爪牙以威迫之而駑弱者必為倭魚肉行見流民無所依歸而西晉雄特之禍起奸民與相勾結而嬴秦勝廣之變生敲魚為淵瞻鳥誰屋中國將來必無可固之民此勢之不可者六以上各節不過據臣所私憂竊慮粗舉大端而其禍變相尋尚有不勝枚舉者以言理之是非則如彼以言勢之利害又如此大約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為之稍有知識之人皆必能見及之而不謂渥蒙 國恩深悉時務之李鴻章竟悍然不顧冥然罔覺行人之所不肯行之事出人之所不忍出之言臣前見李鴻章行事不憚人心尚疑其別有苦衷代為原諒直至今日始灼然有以知其心術之幻而得其罪狀之真所謂賊孫此雖曰不要君吾不信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者恐宋臣秦檜明臣仇鸞之奸尚未至此也且遼東臺灣並割予倭臣以為窮倭之兵力不能及此充倭之始願亦未嘗及此如其兵力能及此則何不逕取遼瀋以索登萊選取臺灣以索閩厦囊括席捲彼豈有所恤而不為如其始願嘗及此明知遼東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牛莊明知臺灣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澎湖是其情形已可概見不謂有李鴻章馬為虎作倭教孫升木於是倭不啻取懷而予操券以償蓋倭力不及此而李鴻章之力能及此倭願不及此而李鴻章之願早及此矣抑微臣更有不忍言又不忍不言者李鴻章之奸尚不及其子李經方之甚李經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已資數百萬借給倭人購船餉力所納外婦即倭主睦仁之甥女其奸詐險薄誠不減蔡京之有蔡攸嚴嵩之有嚴世蕃假使憑依城社竊據津塗張邦昌劉豫之事不難立見我朝貽謀之遠立法之善為前古所未有當此之時而欲以島夷入主中國以人臣攘執太阿蓋亦憂憂乎難之不圖天地躍金陰陽鑄錯於倭生一睦仁於中國生一李經方以權奸為醜虜內助而始有用夷變夏之階以醜虜為權奸外援而始有化家為國之漸俱成頭角各長羽毛木腐蟲生霜寒冰至今日此事尤為中國汚隆本朝興替一大關鍵微臣悲江河之日下痛滄海之橫流所為涕泗汎瀾而不能自已者也雖然李鴻章致於犯天下之不韙欺 朝廷以其方者窺見 皇太后 皇上與諸臣畏倭之心而後藉詞保京反自託為忠愛之忱以巧遂其奸欺之詐也在

李鴻章固以為舍已別無他人舍此別無他策微臣不揣冒昧竊於此策之外為朝廷敬畫二策焉伏揣 朝廷畏倭之心不過以明為鑒不知明之亡不亡於造患而亡於流寇不亡於諱言和而亡於諱言遷夫國君死社稷乃指諸侯而言若天子以四海為家何代不有遷移之事明之君臣不通古今昏憤紛呶以至亡國如早遷都江南國尚可存我 朝法度修明湛恩汪濊既非明政不綱加賦召亂者可比一統金甌處處完善既無流寇之禍僅有海邦之憂又非明之天下履爛無地圖存者可比惟以海禁大開形勢久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此而遷又何所諱宅中建極莫若太原五臺經 累朝巡幸供 列聖御容行宮尚存盛軌可溯其善一京師千里之程十日可達往來迅速進止從容其善二土厚水深人民殷富其善三兵精馬健風氣勁強其善四河汾太原表裏山川其善五平陽安邑步趨虞夏其善六而太行起天下之脊冀州居天下之中我能往彼不能來尤足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去年十二月微臣在都督以此議條陳未獲上達 天聽若當日早定大計則此時八方風雨三晉雲山業已高屋建瓴 神京鞏石砥方隅而鏡震海礪泰山而帶黃河何至屋 宵旰之焦勞患畿疆之危徧哉然投鼠忌器此後方多則亡羊補牢及今未晚與其以二萬借盜贖糧而利歸海外何如以二萬萬營都克帑利而在國中此微臣所畫一策曰遷者是也又揣 朝廷畏倭之心不過以京師為慮不知倭力果能犯京何待今日豈於去年京師無備之時不敢來犯而於今年京師有備之時反敢來犯者且倭人進兵不外水陸兩途由遼瀋進兵則尚有依克唐阿長順裕祿唐仁康在由錦州進兵則尚有宋慶魏光燾等在由榆關進兵則尚有劉坤一及余虎恩龔鐵生諸將在由津沽南北進兵則尚有王文韶聶士成曹克忠等在即使內犯京畿亦尚有程文炳董福祥在而諸臣等亦莫不在倭兵盡如鬼神豈竟不由關津經過而飛入京師耶我兵未必盡屬疲聲豈竟任其飛入京師而毫無聞見耶微臣逆料倭人必不能犯京其故有四請畧舉述日軍事証之以釋 朝廷疑慮之端一日倭人不能攻堅我所失之地皆瑕也非堅也惟旅順威海可謂之堅然旅順之失以守將爭逃威海之失以海軍不戰且一由皮子窩一由落風港均係蹈瑕乘虛抄後而入不敢直犯當前蓋其兵餉最重精銳無多護惜鋒鏖每虞傷損內薄攻堅決無此事觀於聶士成之守堅而彼不敢犯摩天嶺裕祿徐慶璋之守堅而彼不敢犯遼瀋唐景崧劉永福之守堅而彼不敢犯臺灣况畿輔為我最堅之地而彼敢輕於嘗試乎此其不足慮者一一日倭人不能持久越國遠虜餉勞師多一日則多一日之糧少一兵則少一兵之用倭至今日黔驢之技已窮騎虎之勢難下右支右絀外強中乾久矣夫以中國之地大物博餉足兵多尚以曠日持久為憂最爾之倭更何能堪試觀其棄威海而不留攻臺灣而即退不能持久亦復可知此其不足慮

者二一日倭人不能疾驅考倭之軍制皆效德國陸標步武整齊紀律嚴肅誠有足多而輜裝繁重行走甚遲以之持重則有餘以之疾驅則不足視中國之卷甲衝放一日夜可行二三百里者實有長短優劣之殊觀於此次牛莊之戰倭由間道前至牛莊曾未多時而李光玖聞警後發之兵亦已踵至吳大澂由田莊退至雙臺子親軍僅數十人距敵僅數十里若使倭能疾驅數百里耶此其不足慮者三一曰倭人不能不守而倭竟不能豈獨於京師能疾驅數百里耶此其不足慮者三一曰倭人不能深入夫以無援之軍不繼之餉而入最深之地犯極厚之兵是必有進無退有死無生而後可抄掠剽忽不顧其後之賊或能為之而倭人固未能出此如其出此則必用全力擲孤注行險徵幸而自津至通一線長途兩旁皆水沿途一帶皆有重兵程文炳董福祥可以抵禦於前聶士成曹克忠可以合圍於左右劉坤一率領諸將可以追躡於後彼非深入送死而何且彼之兵力有限既以全力犯我則其後路必虛獨不畏取朝鮮而飛渡島耶觀其得榮城文登而不敢深入山東得海城牛莊而不敢深入奉錦又何能越關津畿輔而深入京師此其不足慮者四又况魏光燾堅固不搖李兆珍奮勇敢戰牛莊雖敗而殺傷倭人亦足相當倭見相軍人人敢死竟不敢再過雷池一步諸將領之最忠勇者一聞議和皆痛哭堅卧不肯起食可見將士皆肯死志並非軍心瓦解勢不可為且依克唐阿宋慶勳士成皆倭人所畏而丁塊一軍隊位已到唐仁廉一軍鎗械已盡皆可與倭一決倭人情見勢絀漸成弩末我即不與之戰而但與之堅持再閱數時彼力斷難支久然後再言和議自必易於轉圜此又微臣所畫一策曰守者是也總之以遼為戰之地能遷則不戰而已可處人之兵以守為戰之地能守則不戰而已可制人之命或遷或守雖非上策而不失為中策賠款割地非僅下策而實無策伏查光緒六年即庚辰一役崇厚亦以頭等金權大臣使俄與俄國定約畫押讓地一二百里尚非割地且係邊外之地經廷臣交章論劾 皇太后 皇上赫然震怒立將崇厚拿交刑部治罪其與俄所定之約雖已畫押仍行更改俄人終亦降心俯首就我範圍今昔相衡以敵言則俄更強大於倭以事言則讓地尚非割地邊地尚非內地一二百里之地尚非一二千里之地是李鴻章之罪尚為崇厚所無而以定約言則一係擅許一係請 旨擅許者至拙而請 旨者至工是李鴻章悞國之術與其悞國之心較崇厚尤為加倍惟有仰懇 皇上天威獨斷上思 列祖 列宗下念薄海臣民崇厚例將李鴻章拿交刑部治罪并撤回李經芳草職嚴辦一面飭王文韶劉坤一妥備戰守獎勵裕祿唐景崧等以安人心一面明發 諭旨宣示中外奉 皇太后西幸命恭親王留守京師如戰而不勝賠款割地尚為未遲戰而糜款猶勝於和而賠款戰而失地猶勝於和而割地如國或遷或守而致貽誤大局請先誅微臣以謝天下 皇上為英主為屏主

中國為強國為弱國 本朝為大朝為小朝 諸臣為貞臣為邪臣 皆視此一舉微臣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伏祈 聖鑒謹 奏

籌戰事六條請代 奏疏

易順鼎

稟為敬籌戰事六條仰懇代 奏事竊職員於本月初二日披瀝上書本月初四日荷蒙代 奏在案現聞和議要挾太多礙難照准 聖意振勵薄海同欽惟一經決裂必有戰事且距四月十四日之期已為迫近尤當力爭先著不揣冒昧敬籌事宜六條伏呈於 聖主之前一曰加兵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與其重懸賞格不如普加兵餉湘軍口糧每名每月四兩二錢各軍皆然夫四兩二錢之銀而欲贖其身家賺其性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論者皆言今日之兵不可恃而其不可恃之故實在於此為今日計惟有暫將關內外防勦各軍月餉普加兩倍俟戰事畢後再復舊章所有賞格仍另行核給不在加餉之內加餉一項以每名每月銀十兩計之目下大軍約十數萬人一月不過百萬一年不過千萬十年不過萬萬較之以二萬萬為敵人充餉者其利害得失果何如耶擬請 皇上聖斷一面敕下戶部一面電諭各路統兵大臣轉諭兵勇一體知悉必將歡聲如雷感泣奮舞而爭求效死矣兵勇既食重餉誼不忍逃夫然後將可以死戰責兵帥可以死戰責將 國家可以死戰責帥譬之有廉俸而後可以責官之廉薪有恆產而後可以責民之恆心其理一也一曰用地溝越南之役岑毓英已嘗行地營之法以拒法人頗有成效此次各軍稍知仿辦而丁槐尤為熟悉職員考其規制微覺煩重似不如地溝之更簡捷地溝者即倭人所謂梅花坑隨時隨地皆可立成只須防兵勇各帶洋鐵以備開挖之用既可以備敵之槍炮又可施我之槍炮既可以藏我之兵又可以擊敵兵且而扼防海岸尤宜用此蓋敵船不能近岸如欲登陸必以大炮從船上轟我岸上之兵使不能抵禦而彼乃一面以小舟或巨筏載其陸兵乘勢而登用地溝則彼船上炮不能亂擊我伏溝之兵而我溝內之兵可以擊彼登岸之賊如鴨綠江倭以棚布鐵桿搭橋築成海邊倭以長條細板編筏當時若使有地溝伏兵於內乘其半渡擊之彼必不能飛渡可知擬請 敕下將各路統兵大臣嚴督諸將訓厲兵勇隨時隨地實力奉行以此為安身立命禦倭折衝之地其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一切辦法不能預定仍願各領斟酌妥籌以期適用 一曰攻老巢自九連鳳凰以至金復海蓋營口旅順皆為賊老巢久矣然其各處屯兵實不甚多而九連鳳凰等城之賊尤少合計各路不過數萬其力僅足以自守而不足以攻人僅足以攻一處而不足以攻數處其不敢來攻我者實畏我之往攻再本年三月吳大澂之攻海城不能得手反至失利者由於調度之誤布置之疏非攻之罪也夫攻堅之兵必分路進兵而後方可使人之力薄又必分數層進兵而後可使我之力厚查關外前敵各軍遼瀋奉錦一帶有倭克

唐阿一十餘營長順二十餘營沙克都林札布數營合以徐慶璋之敵慎軍十數營
 共有三萬餘人可作為中路由遼陽進攻海城其陳浸十營孫顯寅呂本元共十餘
 營益以唐仁廉之三十營共有二萬餘人可作為東路由摩天嶺等處進攻九連鳳
 凰兩城其宋慶三十餘營魏光燾二十餘營李光玖數營合以吳鳳柱之敵營徐邦
 道之十一營共有四萬餘人可作為西路由双台子等處進攻牛莊營口三路之中
 每路又各分半進攻分半接應必可以直搗賊巢而不至蹈吳大澂之復轍且遼東
 一帶百姓久望 王師高麗沿邊地方皆附中國若大兵進圍收復則各處團練義
 民俱可踴躍響應各處礦務匪黨俱可收納招降倭之事慮計窮不難立待 一曰
 擊賊勢海軍復後彼有船我無船彼能來我求不能往 朝廷所以慎重者而恐其犯京
 者為此故身言彼之兵船亦祇有此數近聞台灣澎湖等處又擊沈其船數艘彼若
 攻台灣則不暇犯津沽彼若犯津沽則我台灣尚有兵船即南洋亦尚有兵船獨不
 能攻廣島耶况台灣一省 朝廷此次葉已度外置之不妨即以破甌視之為台灣
 計與其瓦全不如玉碎與其為人攻不如出而攻人唐景崧劉永福等身當此時固
 已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必肯奮不顧身與倭一決擬請 溫諭獎勵令其督率船艦
 運出台灣並請 敕下張之洞令其選擇水師統將如黃金滿等統帶南洋各兵輪
 會合唐景崧劉永福遊弋海面以壯聲援視倭船之進止為進止視倭船之向背為
 向背若彼犯津沽則我攻廣島雖以之掃滅賊氛尚覺不足而以之牽掣賊勢固自
 有餘但使彼有顧忌而不敢內犯津沽則大局已無足深慮也 一曰聯外援聞俄
 法兩國願以兵艦假我果有此事豈非大幸若無此事而但有此意亦為難得又聞
 俄方求理春法人方求蒙自開礦兩國若真能助我即不妨各如所願以酬之割理
 春指勝於割遼東臺灣兩地許蒙自開礦猶勝於許各口通商以利歸法俄猶勝於
 以利歸日本所謂兩害相形則取其輕是也况遠交近攻古人之遺法實今人之要
 策議請 密教總署妥商俄法兩國使臣如果兩國真能出力相助協同剿倭人則中
 國或以地為謝或以巨款為謝皆無所不可即使不能出力助剿而但能出為調停
 不許倭人肆意要求則我之所全已多即以理春謝俄以蒙自開礦法謝亦未始不
 可 一曰絕內應李鴻章者日本之內應也孫毓汶者李鴻章之內應也李鴻章以
 本國之機密輸之於日本孫毓汶又以 朝廷之機密輸之於李鴻章有此二臣而
 天下大事已敗坏決裂不可收拾矣是故日本不過癩疥之疾而李鴻章孫毓汶則
 為腹心之疾且因有李鴻章孫毓汶而所謂癩疥之疾者亦變為腹心之疾吳若早
 誅伯懿何至行成於越宋若早誅秦檜何至服事於金 國家欲禦外侮而保丕基
 非亟罷李鴻章孫毓汶二臣不可此二臣者國人皆曰可殺萬口一詞 皇上寬待
 大臣或未忍寘之重典應請立罷斥以儆奸邪倭人既失奧援自必折其詭謀朝其

驕而命之既熟忠謀始升 乾斯克昭人心共奮我 國家億萬年乃為有道之基
視此矣大馬微忱不勝迫切屏營之至伏乞 鑒核代 奏施行

呈懇代奏時事疏

江北廉劉

龔叙倫

具呈為籲懇代 奏事切聞 國之道在乎自強自強之本在於得人我 國文德
武功高掩前代頃因征倭失利停戰議和受倭人百端之要挾大昔重於輸金割地
大輸金至數萬萬之多任彼屯兵腹地以索債為名歲給以養兵之費已屬弱不可
言重以割地數千里撤我藩籬制我要害旅順平壤姑云倭人力所取台灣之全省
遼河以南非倭人力所必得也一旦決然捨去使億萬生靈如赤子之失父母曠古
以來中外有此和局乎伏惟 皇上大孝深仁恐兵連禍結沿海生民俱遭塗炭京
城距海僅一百餘里防其闖入上貽 皇太后焦勞奉省 陪京 列祖陵寢尤恐
倭寇震驚故從權議和暫紓目前然金地有盡寇款無厭羣臣者所以報稱 國家
者當不如是耶 皇上之初心亦決不如是或者本計自強倂為議和之說以作天
下之士氣而隱覘任事者之忠奸則非臣下所敢知也今主議和者有數說曰火器
不精曰鐵船不脩曰士卒不振曰糧餉不敷請為分別言之夫前明之銳炮甚於
本朝然明卒以亡 本朝卒以與彼之火器未施我之刀戰以至泰西諸國所製格
林敦前膛後膛等俱稱轟烈法蘭西不免於敗土耳其不免於亡蓋同一武備用之
在人此不足慮者一也鐵船誠防海要務左宗棠沈葆楨輩已詳言之然如前日之
何如璋近日之丁汝昌龔照璣舉連年所費數千百萬之鐵甲魚雷雷機一朝拱手
而授之敵人船將焉用况倭人耀兵在海所貪在陸我不與之戰陸而偏與之爭海
前明唐順之水師戚繼光俞大猷之陸隊孰得孰失殷鑒不遠此不足慮者二也凡
言兵者以敗為諱竊獨以為不足諱蓋望風而走謂之潰力戰不支始可云敗潰之
中必有鬱怒而不願潰者敗之後必有忿激而不服敗者此際正可申簡練鼓忠義
韓岳之勁旅未必無童貫之逃兵况倭兵數萬我兵數十萬此不足慮者三也糧餉
誠不支矣然轉餉無費和敵安得有費以和敵取費於民民必怨且吝以轉餉取費
於民民必踴躍輸將此不足慮者四也四者不慮何以捷少敗多愈撲愈熾此有故
焉賞罰不明事權不一而任事非人之過也以本不知兵之人賄賂重臣為統領其
下則賄賂統領為管哨官不問其人有無才畧或親或友借軍事為安置情面之地
以此輩馭弁統兵奈之何不敗且潰也誠得其人以練兵兵在精不在多行伍進退
測量準擬之法中西參用凡老弱驕縱不堪戰事者悉汰與之兵少則餉厚餉厚則
勇生作其必死之心復予以可生之法未有不縱橫如意者或恐法兵足以致亂豈
知不能禦賊之兵亂亦無損團練謹嚴足以制之矣軍械則或購或造因時因地而
為聞倭人最畏中國抬槍便捷巧中過於子母彈工精費約此物即可多備必致遠

德比法英諸利器恐為怯戰者之所藉口且其器來自重洋我兵素未演習不諳施
 放置之行陣只娛觀瞻不聞暫本揭杆陳涉遂以亡秦乎惟轉餉之事稍費躊躇然
 而損職損銜又不足恃何也府縣為親民之吏每得一缺雖科甲上兌亦費六七千
 金不若他途可知國負債則取之於官官負債則取之於民同是閭閻之膏血假手
 而取何如名正言順割切佈告最民以毀家紓難况假手者其數重自取者其數寔
 更進一說曰裁 宮庭之冗費核閩稅之厘金罷無用之委員嚴行伍之冒濫向日
 素稱報效者不入於私而入於公 又如葉志超黃士林等當斬則軍前正法否則責
 以助餉若千萬既見 朝廷之寬又裨疆場之務餉仍不敷有是理乎且天能守然
 後能戰能戰然後能和者謀國之至計也為今日計戰似尤急倭人以勁旅飄忽海
 上隨地設防百萬之師各不給試問軍兵以來我軍有一人一騎渡長嶼之島望橫
 濱之埔者乎果有之彼方內顧之不暇何敢肆出騷擾即不然守土之臣清野堅壁
 力戰其地不敢遠縮互相救援不敢規避倭人既憚於深入我軍能截其餉道何至
 割肉喂鬼使之肉盡而噬人乎且天兵人也將亦人也將易帥難帥為閣臣相乃樞
 臣曩日之戰兼樞閣者失機玩寇挂名彈章 皇上固已捨之矣今之某鉅公甘蹈
 規避去秋九月接 旨行至平途伴告病駕為兩月餘始抵天津君父之急如此逗遛
 且終日軒輊頌將稟事不能見面亦並無札示曉諭各營其罪尚可違乎對解

大員平昔自負清流抗表請纓與宋慶為聲援一聞倭警策馬先歸使三十餘營不戰
 而潰始欲追步林則徐繼則酷似張佩倫天下譁笑以為必受極刑則孰知 皇恩廣
 大許其再任封圻與李培榮田在田等如國憲何如天下之義憤可天下之為 皇上
 計者請伸獨斷破資格於營務中擇其忠勇有勞如文職之李光玖魏光燾武職之章高
 元馬玉昆宋得勝者於廢官中擇其威望素著如唐炯者使獨當一面或兼統數軍將
 得人而後擇師於督撫中擇其會諸軍務暮氣未深如李秉衡者寄以重任使人自擇
 人嚴行考取非知兵畧而藝冠眾人者不得記名統領或能一藝者始准記名營哨官
 無技藝而由賄賂與情面進身之人概行汰盡功不必限期權不可若撓勿謂資格稍
 卑難資彈壓要知能責人者 皇上也樞臣自軍機而兵部戶部擇其忠直諳練者與
 之定計有魏相之主持於內乃有趙充國之成功於外 皇上聰明燭照無使臣下曉
 瀆樞臣亦不得藉口密勿掩飾一切總而言之曰實心任事比年來臣下泄沓而發直
 言者目為躁氣持正理者指為迂疏輾轉遷延釀此莫大之禍倘實心任事何至於此
 耶此天下所為皆痛心扼腕而不以和為恃且以得人中與為 皇上厚望者也頃聞
 倭人師老財費力已不支每到一處猶開倉放賬量材授官愚民無知遭其煽惑三軍
 裹甲坐食糜費糧餉今又中其計而飽之之意者人欲烹我我必助以薪油耶庸詎知王
 和議者不於數萬萬金之中分肥自飽多樹私黨以心制 朝廷耶或謂割地之後可

圖恢復不知倭國大如彈丸尚扼我吭而制之命倘英法諸國襲倭故智何以禦之或謂諸國交同不容倭人我吞藉此可施權術然不得已而依人宇下偷安成何體統况有萬不足恃者軍興一年奉省王氣所在半已割付他人再連一二年未審樞臣間臣輩將置皇上於何所舉人等百計圖維繕械練兵括餉皆以得人為急得人者安而久失人者危而速若鐵路鐵船非令時所能猝辦遷徙之舉尤非今日所宜言草茅下士不知政體不識忌諱謹臚罪言干冒 天威不勝悚惶待命之至此呈伏乞 都憲大人臺前俯准施行

射策第一

淄州駱成驥公驥

臣聞殷憂所以啟聖故盛世不妨有水旱之災直言所以竭忠故諍臣必不避斧鉞之罪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賈誼曰遇禍而懼禍反成福過福而喜福反成禍此殷憂啟聖之說也 臣觀漢廷對策如賈誼董仲舒谷永杜鄴申屠剛李尋輩類能破除忌諱指斥失上及宮禁下及草野內及權要外及四夷見聞所及靡敢隱飾以偷為苟合此直言竭忠之證也 歷觀自古凡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恆由此道不可不察也 欽惟 皇帝陛下夙承大業日慎一日近以時事多艱人才孔亟 詔書勤懇懇舉治兵會計節儉農事諸大政期與臣等圖之 又復 詔以直言無隱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即 臣發憤忘死之日也何敢拘牽常格不為我陛下陳之伏讀 制策有曰兵以威天下亦以安天下然非勤加訓練則無以制勝因舉古之善言兵者以為法此誠佳兵之至計也 臣案兵法莫詳於周自司馬專書散失而蒐苗獮狩遺意尚見於周官司馬之職而漢之鄧曄唐之講武宋之大閱名異而實同然漢唐宋三朝其開國之初兵額少而愈強承平之後兵額多而愈弱雖有訓練之名而無訓練之實此將帥奉行不力之罪也自古善將兵者莫如戰國之孫子吳子唐之李靖明之王驥威繼光要不過實力奉行而已觀孫子之斬隊長則

兵以明賞罰為主觀吳子之對山河則國亦以得人心為主 臣觀自古為國之道未有不能自勝而能勝人者也故十三篇之法一言以蔽之曰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蓋惟在己者足恃也至淮南杜牧蘇試所論大旨畧同兵畧所謂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亦孫子奇正相生之法也大抵艱難之君事心躬親故將帥不敢欺承平之後君委之將帥將帥委之偏裨上下以虛文相應一旦緩急有事無可恃者此非擇法之難而實力行法之難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以遼陽一隅之眾無敵天下湯文之盛何以異此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俱以沖齡踐阼削平禍亂馴致太平 臣願陛下思昔之所以強今之所以弱昔之兵額何其少而無敵今之兵額何其多而無用知必由奉行不力而非法之不善然後 親臨大閱取其不力者正以軍法則將士咸思自奪而自強之計得矣此 臣所謂殷憂啟聖者

一也

制策又以國用必有會計因備舉歷代財賦之法此誠足兵必先足食之至意也臣案會稽之與會計實以一聲相轉至周禮言財多用會計不徒見於小宰司會也自漢以後歷唐宋明會計操於京師其法非不詳盡然開創之初財賦少而愈富承平之後財賦多而愈貧非會計之不精而出之多於入也昔在雍正乾隆之際世宗皇帝高宗純皇帝屢次緩征免賦而財用充足兵餉不乏四征弗庭轉輸相繼臣願陛下思昔之所以富今之所以貧昔之財賦非不少今之財賦非不多而貧富懸絕者知必由兵額太廣糜費太多侵漁太眾上下相蒙隱忍不言而非會計之不能工也然後親核名實取其虛費者而裁之取其貪婪者而黜之則官吏咸思自勉而自強之計得矣此臣所謂殷憂啟聖者二也

制策又以自古求治之主每以躬行節儉為天下先因考其心迹之誠偽而下及於士庶此誠以儉足用之至意也臣案堯之上階舜之士蓋禹之惡衣文之昇服皆盛德節儉不尚奢侈若漢文帝衣絺履革蒲席帶觀其罷露臺之言恐費中人十家之產此誠憂民之心積於平日故能屏雕文之飾成富庶之業而非務其名也自晉代以後之君非不焚翟襄毀高布卻珠貢一冠三載一夜屢斲而治功不能比於隆古者務其名而不務其實也至於閭閻之困由制度不明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其源由於人君奢侈大臣效之大臣奢侈士庶效之轉相摹效以至於此也故賈誼之策斤斤於明法制誠有見於其源也臣觀今之民物生齒日繁地力已竭即使力儉猶恐不足况於奢侈後將何以為繼臣願陛下念民生之日蹙思物力之有限躬行節儉為天下先而大臣之物服宮室嚴為定制有敢越度罪之無赦則士民自相習而成風民知陛下之之為民也則捐輸不以為陛下知民之忠上也則度支不忍或過而自強之計得矣此臣所謂殷憂啟聖者三也

制策又以民生以農事為本因詳求水利之法此誠重農之至意也臣案周命遂人齊立水官秦治涇水漢穿渭渠俱因地勢高下故能經畫詳審自後或修芍陂如陂或開利民溫潤或決三輔或引滹沱均能因利乘便以濟民生至虞集托克托徐有貞左光斗申用懋等所陳皆在畿輔之內言皆切要可行臣觀冀州之境漳衛滹沱潞光宗乾之水皆可導引而督臣河臣每以畏難而止臣願陛下思根本之宜固念轉運之維艱詔於內地節次開辦則內地足食而自強之計得矣此臣所謂殷憂啟聖者四也凡此皆自強之至計人所共知特誤於羣臣奉行之力而非其理之深遠難稽也又非其事之迂濶難行也斷而行之惟在陛下懷必行之志操必行之法懸必行之賞則轉禍為福轉敗為功之機實將於是乎在矣臣未學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普天忠憤

卷三

三

普天忠憤全集卷三終

